

从《柏山寺通悟大师玄公塔铭》管见金末元初龙溪老人传法事迹

在门头沟区斋堂镇沿河村柏山寺北山坡间，原建有一座金末元初的古塔，如今古塔已毁，塔铭现存门头沟区博物馆，为汉白玉质，长0.5、宽0.42米，存石碑三通，其中石碑一竖刻楷体字共22行，满行28字，内容记述通悟大师生平事迹。石碑二，竖刻楷体字共19行，满行3至16字不等，内容记述修塔众弟子姓名。二碑共计830字。进士王廷珪撰并书篆，丁巳年（蒙哥汗七年，1257）三月弟子宗主道理建，首题：德兴府樊山县圣泉柏山寺故通悟大师玄公塔铭并叙。塔铭所载通悟大师亦号龙溪老人，生于大定二十五年（1185）十二月二十五日，卒于元宪宗蒙哥五年（1255），于金末元初，战乱之时，坚守佛家本分，弘扬佛法，足迹遍及今房山与门头沟等京西地区，是金元之际的一位高僧。

据《门头沟区一九五八年文物普查档案资料》记载，门头沟沿河城西西门外山腰原有古塔一座，古塔坐北朝南，砖砌六角形和尚塔，砖砌须弥座，上刻万字花纹和雀替花纹，三檐转角斗拱，每层檐的斗拱为三踩单翘，每角宽1.08米，高4米，塔正前刻有篆字“通悟大师玄公灵塔”。下有两扇砖门，后有两扇窗，塔右侧有石刻塔记，左侧为修塔人名。

据塔铭记载：“师讳祖玄，通悟乃师号也，亦号龙溪老人，俗姓杨，祖居本土人也……幼礼花严大师出家其于教也……蒙本府官众请师住持法云等寺。师乃复完殿宇，重新佛像……至于重新诸圣之法像，再纛白莲之社众乃朱窝、结石、大明等寺，复得修完者，

皆师之德力也……师大定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至乙卯年三月二十七日遗颂辞其大众而终。”

碑文中涉及很多重要历史信息。如“值兵革之际”，与房山区万佛堂孔水洞旁立《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中提到的“未几，适值干戈四起”，都指金末蒙军攻打中都及周边地区。通悟大师在多座佛寺弘扬佛法，逢金末元初于乱世，并以佛法度黎民于水火之中，这一时期的中都时常受到蒙军的袭击，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随时会陷落。据《元史》载：“六年……九月，拔德兴府，居庸关守将遁去。遮别遂入关，抵中都。”“八年……是秋，分兵三道……帝至中都，三道兵还，合屯大口。是岁，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九年……六月，金乱军斫斫等杀其主帅，率众来降。诏三摸合、石抹明安与斫斫等围中都。”蒙古成吉思汗十年（1215）蒙军最终占领中都，“五月庚申，金中都留守完颜福兴药死，抹煞尽忠弃城走，明安入守之。”

碑中又载：“蒙本府官员请师住持法云等寺”，其中提到的“法云寺”，即金章宗营造的西山八大水院之一——香水院。据景爱、苗天娥《金章宗西山八大水院考（上）》载：“在海淀区北安河北、妙高峰下原有法云寺，群山环绕，景色幽深，清泉淙淙，宛若仙境，此即金章宗的香水院，史籍中记载非常明确。”通悟大师圆寂升天之时，“天色清明，彩云屡现，祥风遽生，使数尺灵幡翩然而起于空中，离地约百

余丈，见之者无不骇然。”灰尽烟灭，得舍利许多，于大明及该寺分建二塔供奉之。并由进士王廷珪撰写塔铭，内容是对通悟大师一生传法功绩的高度概括。其用词之精辟，可知玄公立于朗朗乾坤，历兵革而坚持弘法，彰显了一代名僧崇高的佛教精神。

据笔者实地调查，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云蒙山麓万佛堂孔水洞旁立有一通石碑，即窝阔台九年（1237）立《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该碑与通悟大师关系密切。碑文记载了历史上一次重建龙泉大历禅寺的经过。据碑文载，宋、金攻打辽爆发“辽末烽火”“宋金兵革”，金军夺取燕云十六州。龙泉大历禅寺皆为灰烬之余。后有海慧、玄觉住持龙泉大历禅寺。玄觉示灭后，“有司命龙溪老人开堂住持”。不久，蒙军攻打中都，龙泉大历禅寺再次被毁。后中都归于蒙军统治，战事平息。由此可知，龙溪老人成为有记载的金代最后一位该寺住持。“由乃龙溪老人于庚寅年退居圆明之后……”从碑文可知，窝阔台二年（1230）龙溪老人退居燕京圆明禅寺。对于被战乱摧毁的龙泉古刹故地，感慨万千。“发上圣心，不任久废”，决定重建古刹。龙溪老人不但完成了对龙泉大历禅寺的建筑重建，还制定了佛门寺规，约束僧众言行。碑阴所刻《龙溪规式遗言之记》详细记录了清规戒律内容，以告诫僧众遵照执行，使该寺逐步步入正轨。至此，龙泉大历禅寺完成了由废墟至重兴的转变，龙溪老人功不可没。此碑真实记录了龙溪老人传法史实。（马全）



作者收藏的灯市口二郎庙老照片

并请到了当时的户部右侍郎石文桂撰写了碑文。道士马良骏等刻碑为记。

二郎庙供奉清源真君，也称二郎神。灯市口二郎庙康熙年重建后，因为灯市口地处商业繁华地带，寺庙位置和结构又多有特殊，很多文学作品里都会提到它，灯市口二郎庙当时几乎成了一个地标式的建筑。在乾隆年间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九《滦阳续录》里就有关于二郎庙“日出金光”的记载，从此灯市口二郎庙就被一种神秘气氛所笼罩，声望不断扩大，备受人们关注。到民国后，部分书籍记载的二郎庙内容主题发生了变化，内容多是狗神显灵、野狗附道等忠犬、义犬、神犬的传说。突出“狗”的神性，借代指哮天犬显灵，二郎庙甚至直接被翻译成“狗神庙”介绍给外国人。这种联系究其缘由，是民间把宋代加封为清源真君的赵昱和明代成型的二郎神杨戬混淆了。何时开始混淆还无从考证，清中期和晚期碑文和其他记载里二郎庙中都没有关于哮天犬塑像的记录，从1928年寺庙调查资料中，也没有看到二郎庙内有哮天犬塑像的记载。可见当时的二郎庙还在固守着宗教的传承，依然供奉清源真君赵昱。但从民国后的记载看，民间的视角已经非常固化地认为，二郎神就是民间通俗文学作品中手持三尖两刃刀、带着哮天犬的杨戬，灵动忠诚的哮天犬，更是已经变成了二郎神特有象征和符号，是二郎庙的主要“代言人”。而庙南侧石

兽头部破损后，被描述为二郎神标下哮天犬的造像，更把这种传说推到了高潮。这种寺庙没有变化，而所奉神祇却悄悄发生了变化的情况非常少见。

因灯市口二郎庙早期记录不完整，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现存残破石兽到底是不是石狗一直有争议。直到近些年，一张1920年左右的灯市口二郎庙近景的老照片面世，可知当时灯市口二郎庙前的石兽还完好。通过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出石兽是一个披发扭头造型的石狮，作为镇兽守护在寺庙门口，门北侧还有一个石狮子。虽然大门两侧狮子成对，但北侧狮子造型不同于南侧，为正坐造型，卷鬃毛，两个狮子造型不统一的原因不明。

通过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北京地区各代石狮实物对比，发现这种扭头且鬃毛披散的石狮造型接近辽、元时代的造型。这种假设一旦能证实，则这残狮就是1920年时，二郎庙所存康熙之前的实物。确定残石兽的性质，也进一步证实了民国时期二郎庙狗神传说只是民间的附会，而非寺庙宗教传承的内容。

有老人回忆，解放初期，二郎庙还保持完好，“文革”中变为了民居。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倒塌，房管部门翻建时将其改为红砖瓦房。石碑和一只完好的石狮被文物部门运走，另一只破损的石兽被留在原地一直至今。

（韩立恒）

征稿启事

《北京文物》由北京市文物局主管、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主办，是一份面向全市文博工作者发行的内部刊物。每年发行六期，主要栏目有：

◆文博要闻：文物工作重要会议、重大决策。

◆博物馆资讯：北京地区各博物馆举办的展览、讲座等文化活动。

◆文物调查：对北京地区可移动文物及文物古建筑调查新发现，考古工作发掘成果。

◆学术沙龙：学术研讨与学术交流，学术理论和学术动态等。

◆职工活动：全市各文博单位职工文化活动。

◆文博茶座：普及文博有关常识。

◆文博人：展示文博工作者风采。

为增进全市文博

行业的交流，使大众对文博行业有进一步深入了解，欢迎各文博单位及文物爱好者赐稿：

◆稿件以800字以内为宜，图文并茂，并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为：bjwwb2005@126.com

特别说明：2016

年2月，《北京文物》编辑部已注册开通微信订阅号“北京文物报”。

自2016年3月1日起，所有通过审阅的稿件均可能通过本刊的微信平台在网络上传播。若作者不同意稿件在微信平台使用，可在向本刊投稿时做出说明；若无相关说明，即视为同意。

市文物局举办北京地区文博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培训班

6月13日至16日，北京市文物局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第十六期北京地区文博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培训班。

这次培训班按照市文物局年度培训计划举办，是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文物工作的批示、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安排部署，进一步提升北京文博管理和技术人员政策水平、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的有力举措。

市文物局在首都师范大学的支持下精心设置课程、甄选

专家、组织参观，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核心，重点安排“三个文化带”建设保护和文博业务两个方面的课程。“三个文化带”建设保护专题，专门邀请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小峰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郝志群分别从市级层面和学术角度阐释解读北京“长城、西山、运河三个文化带”的概念提出、地理界定、历史沿革、文化内涵、工作举措和远期规划。文博业务专题，专门邀请国家文物局督查司副司长岳志勇讲解文物安全监管，安排故宫文



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小峰解读“三个文化带”

培训既有政策解读、理论阐释，又有工作举措和实操经验，既体现政策高度，又体现理论深度，更体现工作的时度效，是一次“解渴”管用的培训。

（市文物局组宣处）

明田义墓八角圆形攒尖顶碑亭

精品，毫不为过。

其他的按下不表，单说碑亭。田义墓园的碑亭位于中轴线上，进入田义墓神道门，沿着神道向前，

两侧为石像生，入棂星门，只见中轴线上并列有三座碑亭，均为砖石结构。东西两侧是方形歇山顶碑亭，略低一些，中央是圆形攒尖顶，八角形碑亭，取“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表达的是“天圆地方”的传统礼制。攒尖的建筑形式，宋代称“尖”“斗尖”，直到清代才称为“攒尖”，一直沿用至今，分为重檐和单檐两种，又有角形攒尖式和圆形攒尖式之分。

三座碑亭，两侧略低，以中亭最为高大，高5.5米。亭内立《皇帝敕谕南京司礼监太监田义》碑，碑阴刻“皇



田义墓园中的三座碑亭

九狮戏绣球门墩鉴赏

该门墩是清代遗物，石灰岩质地，高72厘米，宽24厘米，残长41厘米。这件精美的门墩，自从2000年由原宣武区房管部门征集到馆时，就早已失去了它的另一半，就是这样“孤零”但不“寂寞”地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精品厅”内陈列着（新改陈已将其收回库中），常常引起观众的驻足与惊叹。这是因为，门墩虽小，花样不少。

按普通抱鼓门墩的常理来

讲，其正面兽口衔环之下，大多仅仅浮雕装饰出一组宝相花来，但它却不同！乍一看，是一堆球球，乍细观察，原来是九个狮子共同戏耍一只绣球。九狮各具神态，一球暗藏于中，大狮高踞鼓顶，仰天张嘴，四肢委地，似乎表现出一种爱抚和喜悦的心情，颇有些洋洋自得之意。如果是仅仅在抱鼓的正面雕刻繁



石刻馆收藏的九狮戏绣球门墩

口述：琉璃河遗址被推测为西周燕国始封地

我1972年4月从陕北插队回来，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我们是考古专业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那时的教学体系和方法在不断探索，“文革”前，大一、二年级先打基础，三、四年级才进入实习阶段。但是受“文革”中对大学进行“上、管、改”的思想影响，系里考虑让我们这些新学员对考古挖掘有感性的认识，所以1972年9月1日开学后，我们仅仅上了两个月的课，只学了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知识，就被送到琉璃河实习了。当时，有一部分同学住在董家林、黄土坡的老家，另外一部分住在董家林村的大庙里（后为董家林村委会，现已拆除）。由邹衡先生带队。工作一开始，学生们“遍地开花”般地到处试掘，但大家都比较懵懂，只要邹衡先生下令在哪挖掘，我们就到哪破土。先是在大庙前布了四个探方，我们按照老师的指点，按照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学习如何布方、留关键柱、揭表土，怎样切边、

刮平面，依据土质、土色的不同而划分层次和各种迹象。

就这样挖了一个多月，因旁边的刘李店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很多推土机轮番作业。当我们去看时，二年级先打基础，三、四年级才进入实习阶段。但是受“文革”中对大学进行“上、管、改”的思想影响，系里考虑让我们这些新学员对考古挖掘有感性的认识，所以1972年9月1日开学后，我们仅仅上了两个月的课，只学了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知识，就被送到琉璃河实习了。当时，有一部分同学住在董家林、黄土坡的老家，另外一部分住在董家林村的大庙里（后为董家林村委会，现已拆除）。由邹衡先生带队。工作一开始，学生们“遍地开花”般地到处试掘，但大家都比较懵懂，只要邹衡先生下令在哪挖掘，我们就到哪破土。先是在大庙前布了四个探方，我们按照老师的指点，按照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学习如何布方、留关键柱、揭表土，怎样切边、

刮平面，依据土质、土色的不同而划分层次和各种迹象。就这样挖了一个多月，因旁边的刘李店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很多推土机轮番作业。当我们去看时，二年级先打基础，三、四年级才进入实习阶段。但是受“文革”中对大学进行“上、管、改”的思想影响，系里考虑让我们这些新学员对考古挖掘有感性的认识，所以1972年9月1日开学后，我们仅仅上了两个月的课，只学了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知识，就被送到琉璃河实习了。当时，有一部分同学住在董家林、黄土坡的老家，另外一部分住在董家林村的大庙里（后为董家林村委会，现已拆除）。由邹衡先生带队。工作一开始，学生们“遍地开花”般地到处试掘，但大家都比较懵懂，只要邹衡先生下令在哪挖掘，我们就到哪破土。先是在大庙前布了四个探方，我们按照老师的指点，按照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学习如何布方、留关键柱、揭表土，怎样切边、

（根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赵福生先生口述整理）

曾经的灯市口二郎庙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东北，史家胡同和内务部街两条胡同西口之间的西向临街处，是一排临街小店。在其中一座小店的南墙角有一个头颅破损只剩身躯的蹲坐状的石兽。破损的石兽和鲜亮的商业店面并不协调，但早在数百年前它已经立在这里了。而这个店面所在位置就是曾经的灯市口二郎庙的旧址，寺庙早已经无存，只有这个石兽还留在原地，民间传说它是寺庙二郎神所属的哮天犬。

二郎庙当年规模不大，但并不普通。它位于传统的东西商业街和东单方向的中部，坐落在明清著名的商业区。它坐东朝西，寺庙西向偏南对着灯市口大街，它的朝向不同于多数内城寺庙。这里有限的空间里曾拥有和中

型寺庙类似体量的2米多高的石碑（有碑帖拓片留存）、2米多的高大香炉（寺庙调查记载）、10米左右的旗帜（老照片），以及一个造型古怪的石兽（实物遗存）。在一开间的小庙里安排这么多体量与其规模并不相符的东西，让人感到它的与众不同。

据康熙年间的《重修二郎神庙碑记》记载，灯市口二郎庙相传唐贞观二年（628）始创，元延佑二年（1315）、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都进行过修缮。康熙二十五年（1686）二郎庙发生了火灾，被彻底焚毁。后来住持和信众用了10年时间募化，才把寺庙重新建立起来。康熙三十五年（1696）六月完工，